

试论曹操《短歌行》的基调

吴 妙 琪

一

曹操乐府诗《短歌行》现存两首，其中“对酒当歌”一首，自古至今，誉为名篇。但对于其基调，却评说不一。有的说，“《短歌行》中，尽管也表现了‘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求贤若渴心情，但也流露出‘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感伤，使全诗带有低沉的情调。”^①有的说，“诗的开头虽嫌消沉，但整首诗的基调还是昂扬的”，^②“总的倾向还是慷慨向上的。”^③还有的说，“全诗在深沉的忧郁之中激荡着一股慷慨激昂的情绪。”“经过几个低昂回旋，把诗人起伏不平的心情，复杂多端地感慨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④认为其诗在表面上是低沉的，实际上是昂扬的。

这几种说法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认为诗中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指出诗中流露出来的心情是复杂的，这对曹操其人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在封建社会中作为地主阶级的英雄人物，他的思想感情不可能纯之又纯。但是具体在一首诗里，总有一个主旨，决定着全诗的主要方面，形成诗的基调。而对《短行歌》一诗的基调认识不一，是由于对这首诗的主旨理解不正确。

一般论著认为《短歌行》的主旨，是“求贤若渴”。或说“爱才如渴”。清人陈沈说：“此诗即汉高祖《大风歌》思猛士之旨也。”^⑤根据有二：其一，两处引用《诗经》成句，以此“抒发他思念贤才的胸臆，^⑥“表现了爱才如渴的心情”。^⑦其二，所谓卒章显志，也是主要的根据，即“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两句，“说明求贤建业的雄心壮志”，^⑧“表现了他搜揽人才以完成统一事业的宏伟怀抱。”^⑨

由此确定主旨，首先是没有从全诗出发。同时对其根据本身的理解，也欠商榷。其根据一，陈沈分析道：“次两引《青衿》《鹿鸣》二诗，一则求之不得，而沉吟忧思；一则求之既得，而笙簧酒醴。”^⑩查《诗经》，《青衿》即《郑风·子衿》，是写一个青年女子思念她的爱人的诗。《鹿鸣》是写宴客的诗。可以说是借“乐”和“思”两个意思，但不能说明所“思”即猛士；而且既然分析为“求之既得”之“乐”，就不存在全诗之旨在“思”猛士了。其根据二，《韩诗外传》卷三载，周公曰：“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可见“周公吐哺”的本意是“恐失士”，是说打得天下自己又相天下的情况下，要小心谨慎地待人处事，是如何待士。是“恐”失士，而不是“思”猛士。就是《大风歌》也不是思猛士。刘邦平定叛王黥布，途中逗留故乡，与故人饮酒击筑而歌：“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从《大风歌》的背景来看，所表现的是刘邦对那些和他同打天下的猛士能不能为他保守天下的忧虑。与其说是“思”，还不如说是“忧”。

怎样确定《短歌行》的主旨呢？杜勃罗留波夫在评论俄罗斯剧作家奥斯特罗夫斯基《大雷雨》时问：“我们所指出的思想，——是我们强加上去，和《大雷雨》完全不相干的呢，

还是从剧本本身中真实地流露出来，形成剧本的实质，阐明了它的直接意义？”⑩答案当是后者。剧本是如此，作为“言志”的诗更应如此。诗的主旨应从全诗中实事求是分析得出。

二

《短歌行》写于何时，现尚无确凿史料证实。诗中“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两句，可帮助我们推测此诗写作的大致时间。据《三国志·武帝纪》载，建安十三年曹操为汉丞相，年底有赤壁之战的失利。此时天下尚未“归心”，三足鼎立之势已成。建安十五年曹操有“求贤令”，年底又有“述志令”：宁还“三县户二万”，“以分损谤议”，而“不可让位”，申平定天下之志，述以周公自比之意。由此可以推定“天下归心”之前、自比周公之时，应在建安十三年曹操位极人臣之后。清人陈沆分析《短歌行》也是以曹操为相称王之际、统一北方之后的形势作依据的。他说“‘人生几何’发端，盖传所谓古之王者知寿命之不长，故建圣哲，以贻后嗣”。“虽然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天下三分，士不北走，则南驰耳。分奔蜀吴，栖皇未定。若非吐哺折节，何以来之？”⑪陈沆的意见未必完全正确，但据以探讨《短歌行》的写作时间，还是可以的。

作为政治家的曹操，在建安十五年曾下《求贤令》：“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⑫曹操统一北方后，虽拥有雄兵百万，战将谋士无数，但“天下尚未定”，面对三雄争胜，需要进一步扩充实力，广招贤才猛士。令文较为透彻地发表了曹操求贤的目的和心情。作为诗人的曹操，把这些思想反映在诗中也未必不可能。但是否反映，要看诗本身。

《短歌行》是乐府相和歌平调曲。清人朱嘉征在《乐府广序》中说：“短歌行，歌对酒，燕雅也。”他认为这是用于宴会的歌辞。一般论者大多认为是可信的。据此，曹操《短歌行》是为在宴会上歌唱而写的。如果我们同意诗写在三分天下之后，那么赴宴的，应该是曹操的贤才猛士，至少是包括他们。换句话说，作为“燕雅”之辞的《短歌行》，是唱给这些赴宴的“贤才”“猛士”听的。面对“贤才”，说“求”贤；当着“猛士”，抒“思”情。诗人这样做，是承认赴宴的诸位，还是嘲弄赴宴的诸位呢？所以按常理说，其“旨”不能是“思猛士”。

细读全诗，我们把“求贤才”，说成“慰贤才”；把“思猛士”，说成“激猛士”，倒比较符合宴会之情，也切合曹操当时的志向和心情。

开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是在宴会上即物起唱，提出值得深思的现实问题，以警策众人。接着“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二句，用早晨的露水设喻，鲜明形象地再次强调，日子过去很多，剩下岁月寥寥，确是人生短促而壮志未酬所引起的深沉警觉。慨当以慷，忧思难忘：是诗人再次借物（宴会的歌声），衬托“忧思”的深沉，欲起惊心动魄之效。接着二句“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杜康，传说是酿酒的人，这里代称酒。意思是说，用什么来“解忧”呢？只好借助于酒。这么写，既表现了壮志未酬的忧虑之深，难以排解，也很切合酒宴之景，向宴客劝酒，是在惊人心动魄后，故意一“松”，使紧张的气氛缓和下来。有张有弛，跌宕多姿，又为下文蓄势。

次引《诗经》成句（九至十六句），抒写诗人对赴宴众将士的情谊。“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衿，衣领，原指学子的服装（周代学子服青装），这里借指在场的诸位都是满腹经

蛇、一身韬略的将士。悠悠，长远貌。这句意思是说在我心里久久不忘。“但为君故，沉吟至今，”两句，是说只是为了你们（指将士的个人前途）的缘故，我至今反复的思虑着担忧着。诗人把自己壮士未酬的忧思，同众将士的切身利益联系在一起，可谓情深意长。“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毛萇注：“鹿得苹，呦呦然，鸣而相呼，恳诚发乎中，以兴嘉乐宾客，当有恳诚相招呼。”诗人在这借以表示里壮士得酬之日，必以恳诚相待，同享“吹笙鼓瑟”之乐。很明显，这是在勉励众将士与诗人同心同德，共成大业。

接着八句（十七至二十四句），从许愿，又回到现实。“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先写景，明月高挂，其光辉永远是洁白明亮的，什么时候能拿取它而使之无光泽？接着两句“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说壮志未酬的忧虑也由此更加深了，如明光不可泯灭一样，忧虑也不可断绝。到这里，在场的众将士，就同诗人一起深深忧虑，达到同呼吸、共命运的境地。他们的心被诗人紧紧地提了起来。是呀，人生短促，壮志至今尚未成就，为切身计也得想想办法啦！到这火候，诗人的笔锋一转，接着四句，用柔情感召。对众将士说：你们“越陌度阡”，不惜跋山涉水、千里迢迢投奔于我，却“枉用相存”，枉驾屈就在我这儿，大才不得施展。但尽管如此，你们仍然是“契阔谈燕，心念旧恩”，象久别重逢的朋友，同我一起谈心欢宴，心里思念着往日的情谊。这几句是诗人在用“人生几何”惊动人心，用“但为君故”激起私情后，紧扣宴酣之景，用柔性缠住众将士之心。

最后八句接着写实景，抒真意。头四句承接“明明如月”，继续写眼前之景，“月明星稀，鸟鹊南飞”，由远及近，由面到点写来。是实景也有喻意。当指鼎足而立，三雄争胜，众贤才猛士犹如鸟鹊“绕树三匝，何枝可依”，正在选择圣哲以求辅佐成一统大业。是喻写宴会内外，即曹操大军内外的众将士被搅动了的心情和大业尚未成就时彷徨追索的处境。这是诗人善于体察人心，也借此引出下面四句的真意。“山不厌高，海不厌深”二句，取“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之意。“周公吐哺”，本意是“恐”失猛士。诗人用于诗中，是面对赴宴的贤才猛士说的，不是“恐失”而是款留。《求贤令》突出了“求”，《短歌行》强调了“留”。“何枝可依”呢？还是在我这儿吧！“天下归心”是统一中国的结果。这几句是全诗的高潮，意思是同“山不厌高，海不厌深”一样，为了实现一统天下的壮志，诗人表示愿以“周公”为榜样，恳诚地对待众将士，款留众将士，激励众将士，以便同心同德，去夺取“天下归心”的局面。

从全诗看，写宴景，由宴中的酒、歌写起，写到宴外的景色；由空中明月高挂，写到“月明星稀”之下，鸟鹊围绕树木回旋，层次清楚，脉络分明。写宴情，先写自己壮士未酬，忧思深沉；再写为此替众人担忧，誓以祸福与共；最后述志，愿同心同德，实现壮志。感情真挚，跌宕动人；情豪壮志，一泻无余。借景起兴，情景一致，或叩物，或吟诗，或写景，信手取来，融入诗中，浑然一体，表现了诗人极高的艺术才能。不管诗人的感情多么丰富复杂，意思多么委婉转折，诗人总是抓住宴会之景、情，运用合乎宴会用的“歌辞”，动之以景，诱之以情，情深意长，恳切动人，激励众人，共成大业。

三

如果说这样理解是符合诗作原意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同意古人沈德潜说的“《短歌行》言当及时为乐也。”^⑩《短歌行》的基调，也不能因为有“忧思难忘”之“沉”，“对

酒当歌”之“低”，“人生几何”之“叹”，而确定为消极低沉，或者说有“沉的”又有“昂”的。

钟嵘《诗品》称“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这“悲凉”，不是“哀怨”，不是“凄凄惨惨戚戚”，而是如刘勰《文心雕龙》说的有“梗概而多气”。这些“梗概”而“悲凉”之音，反映了诗人“闵时悼乱”的心情，也反映了诗人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他晚年还喊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老当益壮的精神，确是慷慨激昂的。所以在《短歌行》中，开始因壮志未酬而感叹时光流逝，“忧思难忘”；接着认为连累了众人的前途，更为忧虑，“沉吟至今”；再承接上文，强调“忧”而“不可断绝”，过渡到感召和激励；最后提出“解忧”的办法，同心同德，以酬壮志。诗中的忧，是壮志未酬的忧虑，并非无能为力的感叹，而是为了感召众将士，激励众将士。

关于酒、歌。不能因为诗中用到“酒、歌”字样，就认为是纵酒行乐的宣扬。从全诗看，“对酒当歌”，是借以起唱。因为在宴会上，即物起唱，合情合景，最易入情。“慨当以慷”，是借歌声的激昂不平，来衬托壮志未酬的忧虑之深。“唯有杜康”，也并非真是借酒解忧，如前所述，当有托以传情之意。《短歌行》中“酒、歌”的运用，如同爱情诗中花草月色之类，只是借以起兴，托以传情，动人心弦，使语气亲切。曹操其他写酒的诗如《对酒》，不仅不是消极低沉的情绪的抒发，反而抒写了诗人的美好的政治理想，描述了一幅太平盛世的图景。古今不少名诗中，“酒、歌”并不罕见。关键是在诗中起什么作用。

关于“人生几何”，在诗中开头部分是极力渲染的，因此遭到非议。从字面上说，“人生几何”，当然有人生短促的意思，“譬如朝露”更有时光易逝的感叹。但问题在我们怎样对待这一客观事实。在“人生几何？譬如朝露”的现实面前，确实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感叹一阵，无能为力，低沉下去；一种是慷慨悲歌，奋起努力，以遂壮志。前者是感伤，涣散志气，后者是激励，奋发有为。通观《短歌行》全篇，一开始提出客观存在的现实，目的是发语警策，激励众将士，珍惜时光，建功立业，与下文昂扬的情调是一致的。至于后代有人用曹操的这些诗句来宣扬及时行乐的思想，那是这些人用消极的人生观来理解曹操的诗句。其责任不能有曹操来负。综上所述，诗人借宴会上的酒，歌起唱，作为传情的手段，并用“人生几何”，时间紧迫的事实，激励众将士，共成一统大业。诗中所说的“忧”，是壮志未酬的“忧”，是激人奋发有为的前提。如果说这是“沉”，那是为了由“沉”走向“昂”，“沉”是为了“昂”，目的在“激”。因此，可以肯定《短歌行》的基调是积极的昂扬的。

注：

①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

②北大编《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

③⑥⑧《中华活叶文选》合订本（三）。

④⑦⑨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

⑤⑩⑫陈沆著《诗比兴笺》。

⑪杜勃罗留波夫《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

⑬《三国志·魏书》（一）。

⑭沈德潜《古诗源》卷五。